

# 东 欧 紀 行

大宅壮一著

(供内部参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 东 欧 紀 行

(节 譯)

大宅壮一著

曼坚、有川譯

(供 内 部 参 考)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1964年·北京

011626

大宅壮一  
东欧の里街道を行く  
文艺春秋新社

根据日本东京文艺春秋新社1962年版译出

2po2/03

·供内部参考·

东 欧 纪 行

(节 谭)

〔日〕大宅壮一著

曼坚、有川譯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0.75元

开本850×1168毫米 印张5 $\frac{1}{4}$  字数116,000

1964年12月第一版 1964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41

322111

## 譯 者 的 話

《东欧紀行》原书最后一章《巴尔干的叛徒——阿尔巴尼亚》泛談这个国家的概况(作者并未获准入境)，我們略去未譯。此外，前七章中有一些段落單純記述名胜古迹的景色、記者个人的生活瑣事或有关东欧历史的一些“閑話”，参考价值不大，一并刪去。

1964年10月

## 目 录

前 言 .....	1
頑固的民族主义——波兰 .....	4
惊人的复兴工作(4) 民族的衰老現象(5) 宗教的利用 价值(7) 星期一是无肉日(8) 富于悲剧色彩的国民性 (9) “帝国主义”式的領土分割(11) 自由空气弥漫着 (12) 旺盛的艺术活动(13) 政府默許的“美貨小巷”(15) 世界語的創始人(16) 有“国立美人局”嗎? (18) 老一套 的国际博覽会(18) 久违的日章旗(21) 討厌演說的波兰 人(23) 文化艺术部里有盖世太保博物館(24)	
穿上西装的亚洲——匈牙利 .....	27
大为流行的《爱国进行曲》(27) “劈成三块”的都市布达佩 斯(28) 对犹太人的反感(30) 安置在日本公使館里的秘 密传声器(31) 对集体化进行沉默的抵抗(32) 要想出国 就得打乒乓(33) 被当作人质的家属(35) 被打垮了的知识 分子(36) 没有坟地的斯大林鎮(37) 深夜的酒吧間里 有民众的声音(39) 引以为荣的通訊器材工厂(40) 根深 蒂固的天主教(42)	
西方和东方的混血儿——捷克斯洛伐克 .....	44
共产圈中最繁荣的国家(44) 煙似京都的首都布拉格(47) 斯大林塑像之謎(48) 曾经是德国殖民地(50) 战前就是 现代化的国家(52) 神秘主义和令人生畏的气氛(53) “爱国的”全国学联代表(55) 比尔森的啤酒和武器(56) 可别搭乘苏联飞机(59)	
强国的“狩猎場”——羅馬尼亞 .....	63

欧洲的火药库(63) 丰富的石油资源(65) 坚强的女豪杰波克(66) 从建筑看到“和平共处”(67) 有趣的“住宅博物馆”(69) 精美的民间艺术品(71) 钱能通神的社会主义经济(72) 当权人物的命运朝不保夕(74) 吃香的“红”西红柿(75) 青年的梦想是摩托车(77) 菲斯大林化的先驱(78) 规模虽小、兵种齐全的军队(80) 由于突变而出现的天才人物(80)

卫星国的典型——保加利亚.....84

祖先是亚洲人(84) 森林的首都索非亚(85) 骨子里保持着东方气息(87) 瘦薄的土地，贫穷的农民(88) 没有跑道的飞机场(90) 东欧首屈一指的蔬菜国(91) 演员和服务员是特权阶级(93) 苏联的缩影(94) 不顾“人民”的官厅(96)

共产主义的“实验室”——南斯拉夫.....99

强有力的领导者——铁托(99) 军火的百分之八十都是美国造(102) 巴尔干的交通要冲(104) 西欧色彩浓厚的萨格勒布(105) 铁托的故居意外地讲究(107) 到处都弥漫着铁托色彩(108) 男女关系是生活的重心(110) 有轨电车改为无轨(111) 铁托是打游击的天才(113) 順手牵羊的多半是家庭妇女(115) 进口成套设备失败的例子(116) 仿效斯大林的“清洗”(118) “社会主义”的变种(120) 在游览政策上大卖力气(121) 拿高薪的是演员(122)

阴魂不散的纳粹主义——东德 .....125

日本驻海外使馆对东德敬而远之(125) 对于国宾待遇感到手足无措(126) 现出“死相”的东柏林(128) 苏联的小老婆的儿子(130) 死气沉沉的红军士兵墓地(131) 音乐城来比锡(133) 世界少有的出版城(136) 拿浮士德做幌子的酒馆(137) 欧洲文化的墓地(139) 与信州相似的耶纳(141) 新品种不多的国际花市(142) 魏玛的悲哀(144)

让客人自付果汁錢(145) 德累斯頓——“空心的城市”  
(148) 喜欢跟人搭胳膊的向导(149) 没有生气的灰色服装(151) 五年建成的“炼铁城”(153) 东西两个德国难以比較(154) 爱花的心(155) 不能“轉变”的德意志民族  
(156) 英法不希望德国“統一”嗎？(158)

## 前　　言

通常提到被称作“卫星国”的东欧各国和苏联之間的关 系时，就会令人想到許多小猪在含着一头肥母猪的奶头的形象，然 而仔細一瞧，吃奶的并不是小猪，相反地，倒是母猪在从小猪的 身上取奶。

东欧各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苏联統治的地区：从北部 起，有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馬尼亞、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八国，再加上东德和奥地利的东半部。

其中，以前经常吃苏联的苦头、从传统上來說反苏感一向强 烈的芬兰，战后馬上付清了赔款，取得了中立的地位——一方面 也是因为它沒有被苏軍占领。奥地利在战后被美、英、法、苏四 国瓜分，1955年，东西双方达成協議之后，它就变成了“永久的中 立国”。

苏联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剩下的八国——約有八千万人口的 地区——据为已有，轉眼之間就把它們制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制 造成卫星圈了。这个地区一向就分成許多小国，经常为周围的 强国所吞并，被叫作“欧洲的支那”<sup>①</sup>。拿民族來說，斯拉夫系、条 品系（德国）、拉丁系的民族都紛紛来到这块地方。按照馬克思 的說法，他們妨碍着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注定早晚要被丢进 “历史的垃圾箱”里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結束，苏联就混水 摸魚，把这些国家全都抓到自己手里。

---

① 支那：日本軍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蔑称。——譯者

回顾这一过程，便可以知道苏联的手法确实高明。相反地，英美方面却太顛頽了。苏联对不同的国家的处理方法多少有些区别，但大体上不出一个类型。苏联军队攻进来之后，并不采取革命和政变的手段来马上建立共产党政权，而是先打倒旧政权，建立中间的新政府，让社会党以至保守党都参加进来。然后看准机会，再靠有苏军作后台的共产党的压力来制造危机，并在频繁的内阁改革当中，把共产党系统的人安插在内务部以及治安部门里，估计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就提出全民投票来。

这些地区和亚非两洲不同：必须经过全民投票的手续，征求人民的意见，不然就会被说成是暴力压制。而且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国经过协商，约好对东欧各国要等进行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之后再做决定。1947年在巴黎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签订和约时，规定在和约生效后的九十天之内，占领军就必须撤退。另一方面，美国又提出马歇尔计划——为了复兴欧洲各国而进行大量经济援助的政策。

于是，对苏联来说，就必须及早举行全民投票，制造共产党能够掌握实权的政府。打共产主义的招牌是不利的。为了伪装，就想出了“国民阵线”、“祖国阵线”、“国民民主阵线”、“国民民主独立阵线”等等名称，并以这些作为旗帜。内容和目的都与过去在西班牙反对佛朗哥政权的“人民阵线”毫无二致。自古以来，在这些国家里民族主义就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不针对着这一点来选择名词，那就不好办了。

战争刚结束后，日本共产党也来过这么一套。他们不再用“人民”这个名词，改为一直被认为是右翼阵营专用语的“国民”；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为了对抗美国，他们还大量用起“民主主义”这个词儿来了。真想不到，原来在选择用语方面还有这样的国际背景和联系呢！

这些国家里所施行的新的选举法都是一样的：(A)废止上議院，改为一院制；(B)尽量降低选举者和被选举者的法定年龄；(C)采用比例代表制。这一策略获得了出色的成功，选举的结果，在东欧各国各种联合阵线都成了第一党。当然，在幕后显然对选举进行过大胆而巧妙的干涉活动，据说选举搞得比較公正的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而已。

一旦像这样把政权抓在手里，底下就好办了：只要把政府里边的反对势力一步步地排挤出去就成。等到时机成熟，就陆续提出修改宪法、废止王制、土地改革、重要产业国有化、推进工业化等等方案。这些国家就这样极其简单地被編为苏联的卫星国了。东欧各国所经历的过程完全相同，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如果日本处在苏軍或是共产党中国军队的占领下，一定也会经历完全相同的过程，也会成立“日本人民共和国”的。

有問題的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战后，在东欧各国当中，南斯拉夫的发言权格外大。原因是在德軍占领期間，这个国家曾在铁托这样一个优秀的領導者之下，积极展开过游击战，并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不久以后，根据同一个理由，它首先反叛莫斯科，脱离了卫星国。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莫斯科把阿尔巴尼亚委托給南斯拉夫，它似乎成了南斯拉夫的卫星国。南斯拉夫与共产党情报局决裂后，阿尔巴尼亚就仿佛成了被遗弃的孤儿。这时共产党中国对它做了一些工作，几年以来它一直被看作“共产圈內的火药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它終于爆炸了。

在这一次旅行中，阿尔巴尼亚是我所沒能入境的唯一的國家。

## 頑固的民族主义——波兰

### 惊人的复兴工作

与莫斯科告别的日子来到了。莫斯科的夏日早晨清爽极了。

不到六点钟我就起床，然后到飞机场去。沿路的白桦树白得分外显眼。

飞机在八点二十五分起飞，十点钟到达波兰首都华沙。原来听说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市区有百分之九十都被破坏了，但是，目前大部分已经重建起来。复兴工作做得又快又出色，使我感到惊讶。这与柏林迥然不同。不管怎么说，民族要是团结一致，劲头也就不一样了。

东欧各国都像是民族斗争的竞技场，从前的波兰，这种倾向尤其强烈。日本是天灾国，对地震和风灾水灾已经习以为常了；波兰则是人祸国，屡次遭受过战灾。复兴工作做得迅速这一点，两国虽然很相像，但复兴的内容就有问题了。风暴过去之后，日本马上就用木板临时搭起简陋的房屋，先着手生产方面的复兴工作。而波兰呢，勿宁说，是把生产方面放在第二位，首先建设起像原先那样体面的首都。这与日本形成了饶有趣味的对照：在日本，生产方面显示出令人惊异的成长率，道路和下水道却和原来一样——不，由于都市急剧的膨胀，比以前更糟了。究竟哪一边好，是不能简单单断定的。战后，骂日本都市的条件恶劣，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风气；但是对日本人的生产热情旺盛这一点，

是不是也可以給予再高一点的評價呢？我觉得，日本人和西欧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地方——住宅或是都市——的看法，根本就不一样。

在从事殖民地建設时，这件事表現得最为明显。日本人进入殖民地后，一方面盖起一間聊以遮挡风雨的小窝棚，另一方面馬上就开垦邻近的土地，播下一些种子。经济上寬裕了一点，就购买农具。暂时連想都不去想添置新衣之类的事。再弄到整笔收入，就扩充耕地。至于重新建起一座舒适的房屋，那是最后才能考慮的事。这样的几户人家聚在一起就形成个村落，再进一步就发展成小镇以至都市，这里几乎沒有什么計劃性。东京也还保留着不少这种村落的面貌。

与之相反，西欧人的情形却完全不同。每一所住宅都各自形成一个小城，集合起来变成市鎮。市鎮也是一个独立的城，一开始就是有計劃地建設起来的，因而每一个市鎮中央都有个广场，官厅、学校、教会、市場都集中在那裏。

像这样建設起来的日本型的市鎮也好，西欧型的市鎮也好，都是以胎内进化那样的形式成长起来的。华沙城遭受战灾的严重程度，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它却在比日本困难得多的情况下，做出了惊人的复兴工作。当然，在继续不断地修建起簇新的高楼大厦这一点上，它是比不上东京的，但是在重新建設这方面，它却远远超过了东京。

### 民族的衰老現象

华沙城的重建并不是單純的“复兴”，而是把重点放在“复旧”上。城市的主要部分——比方說，叫作斯塔列米亚斯特的旧市区一带——要根据旧照片把从前有过的建筑物一律照原样重建起来。旧东西不管多么不方便，也不許本着新的設計来建筑，

甚至連牆壁的污迹和一些胡乱塗写的字迹也得照原样，做得可真叫彻底了。家家挂在門口的煤气灯，也全都装在老式的铁框子里。在日本，主要是在反映明治初年生活的戏剧和电影里，作为明治时代的象征才使用这种灯。但是在欧洲的古老城市里，到处都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灯。他們是不肯把它摘下来，用裝飾性的門灯来代替的。現在有的地方還沒有換上电灯。一到傍晚，就有个專門管点灯的人挨家挨戶地把煤气灯点上。

日本在世界上也算得上是一个民族主义异常强烈的国家了，但是表現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就拿銀座这条大街來說，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完全换个样子。日本人总是毫不吝惜地废掉古老的东西，迅速吸收新事物。在日本維持得較久的也就是天皇制罢了，但是其內容——即天皇的面目，以及人民对天皇的看法——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这是从日本民族所具有的异常喜欢追求新颖的性格而来的，它又是和我們异常的好奇心相通的。这里也不无弊病。但是說起来我还是认为这种性格表示日本民族的青春活力。因而，波兰有着如此頑固的守旧性，也可以看作是这个民族的衰老現象。不仅波兰是如此，在不同的程度上，这話也同样适用于欧洲各国和各民族。

华沙的中央矗立着像东京塔<sup>①</sup>般的大廈。这座楼房的式样和莫斯科的莫斯科大学一样，是苏联盖了送給这个国家的。大廈被命名为“科学文化宮”，里面設有各种文化团体、运动团体的总部、剧院、电影院、餐厅等。

但是照波兰人的說法，从这座大楼的屋頂上所眺望到的是华沙最美丽的景色。因为站在那儿就再也看不到这座丑陋、与

---

① 战后在东京中心区盖起来的摩天大楼。——譯者

周围完全不协调的碍眼的建筑物了。

这段小插话充分地表达了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抵抗心情。在这座大楼的餐厅里举行脱衣舞一事，也可以说是出于同样一种心理。但是就整个国家来说，同是卫星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等比起来，波兰使人感到民族气节不够高。民族气节大多是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波兰的情况下，我所得到的印象是：由于受其他民族统治的次数太频繁了，经常遭受被压迫的滋味，以致民族气节就低落下来。

### 宗教的利用价值

星期天早晨在华沙街上走了走，每一座教堂都挤得满满的，使我大吃一惊。我还看到有的教堂挤不下了，人们涌到大街上来。

以前我在苏联境内游历的时候，看到过不少教堂，但那些勿宁说是留下来供人观光的，损毁了就由国家出钱来修理。在战争期间，宗教似乎曾被认为有着更积极的存在价值。

德军攻入苏联境内的时候，全体苏联人民团结成一个“火团”将德军击退了，那时神父们也都站起来，呼吁道：以天主的名义保卫祖国！虽然不能说胜利就是这种呼吁所带来的，但对于获得胜利，它却起了巨大的作用。苏联的首脑们这才知道渗透到苏联人的生活和头脑中的宗教的威信，以及它是如何地根深蒂固。他们这才开始认为不应该消灭宗教，应该利用它才是。

写在莫斯科“列宁博物馆”外面红色砖墙上的“宗教是鸦片”这句话，至今还有着生命力，但是他们注意到了苏联还有不少需要鸦片的人，鸦片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灵丹妙药。

再加上，战争期间为了巩固和英美的联合，宗教成了有力的媒介。于是战斗的无神论者的机关报就停止发行，莫斯科的反

宗教博物館也封閉了。出生、婚礼、葬礼等也公然能在教会里举行了。

他們还找个借口說：以前教会和貴族地主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但是社会主义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不必那么惧怕宗教了。

到了战后，又在另一方面发现了宗教可利用的价值。

第一，为了对抗美国，需要进一步提高民族意识，就决定把宗教以及受其影响的群众也吸收进来。

第二，为了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向他們大肆宣传和平思想，就得让宗教也起一份作用。

第三，在苏联打算影响的大部分不发达国家中，宗教还发挥着巨大的威力。因此，必須讓他們改变共产主义是反宗教的想法。至少也得表示出苏联不是反宗教的。我在非洲和中近东所看到的苏联摄制的影片，有不少是讲苏联如何保护教堂和神父的。

根据这些情况，苏联在战后曾出現过一股复兴宗教的热潮。最近差了一些，然而就我所看到的來說，他們几乎不进行反宗教宣传。但是，进教堂做礼拜的，大半只限于老人。关于这一点，我曾問过我所接触到的知识分子的意見。据他們說，他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至今大多还想进教堂。不但自己去，还想带着孙子孙女去，所以儿子儿媳妇经常要和母亲吵嘴。但是大部分人似乎抱着这样一种想法：这輩年龄的人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不必跟他們去认真。

### 星期一是无肉日

但是波兰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进教堂的不仅是老人，也有許多是带着妻子儿女的中年人，甚至連青年一代都来参加的情形也不少。據說他們是为了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表示厌恶才进教堂

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消极抵抗。

天主教徒原来就占波兰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政权一成立，就禁止了在国立学校里进行宗教教育，1956年又允许恢复了。但是1959年，天主教徒和警察之间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许多教徒曾遭逮捕，于是再次出现了限制宗教教育的动向。

但是教会势力之大，在卫星国当中波兰要数第一位。波兰有个叫作韦辛斯基的红衣大主教，连政府好像也不是他的对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徒的数目反而增加了的，大概也就是这个国家吧。

平常喊着要排斥宗教的党员干部，据说到了星期天也要进教堂。他们是本着政策和工作与个人信仰是两码事这样一个原则而进教堂的。

这个国家缺乏肉类，每周的星期一是“无肉日”；而按照自古以来的习惯，天主教徒在星期五是不吃肉的。

于是，人们就编了这样一个小笑话：由于缺肉，政府感到为难时，最现成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求求韦辛斯基，叫他把一周中的每一天都给改成星期五。

### 富于悲剧色彩的国民性

国家的命运也和个人的情形一样，有的很幸运，有的富于悲剧色彩。波兰是后者的代表。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被周围的强国瓜分过四次，以致一提起波兰，就令人想到“瓜分”这个词儿。要说波兰人呢，大部分都属斯拉夫系，语言也和俄语相似。在波兰领土内旅行后，我才清楚地了解这个民族为什么经常受到俄国以及周围其他国家的欺凌压迫。原来波兰的大部分国土都是平地，没有天然的屏障，是一种无防御地带。

1772年、1792年和1796年，波兰曾前后三次被俄国、奥地利、

普魯士这三个帝国所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好不容易才独立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德苏两国的军队分割波兰开始。来到这样的国家，我不禁深深感到，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有多么幸运和幸福。俄罗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1920年，著名的特瓦切夫斯基元帅所指挥的大军还曾侵入波兰，差点儿占领华沙。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波兰人才在传统上反苏，在卫星国当中对苏联的警戒心也格外强。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虽然与苏联毗邻，在波兰却没有共产党活动的余地。相反地，德国的影响却很大。战前以军部为中心，曾成立一个叫作“民族统一阵营”（OZN）的法西斯团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死了六百万人，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且死的大部分是普通市民，在战场上阵亡的只有六十四万。尤其有两件事，在波兰人心中扎下了反苏感情的根子，这似乎是永久难以磨灭的。一件是逃到东欧方面去的大约一万名波兰军官在卡钦森林里被苏军虐杀的事。另一件是1944年7月，约有二十万波兰市民军在德军占领下的华沙起义，但在苦战恶斗时，已经开到附近的苏军竟然停滞六个月之久，听任他们被德军消灭。

在这以前，德军侵入时，波兰政府就流亡到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接着又迁到巴黎、伦敦去。苏联方面也在让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共产主义者进行成立新政府的准备。经过六个月的协商双方才达成协议，成立临时政府。在这段期间，就在苏军眼前，二十万波兰人竟然死在已经日暮途穷、陷入绝望状态的德军手里。这是权力欲会使人变得如何灭绝人性的一个实例。就这样，1945年6月组织起统一政府，在苏军占领下举行了全民投票，由共产党和社会党结合而成的人民阵线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政权归共产党掌握了。